

大西洋赌城，金钱编织成美的梦境，一位纯情的中国女子，无意中闯进这个陷阱，演出了一幕惨烈人生。赌场、情场，交织成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梦断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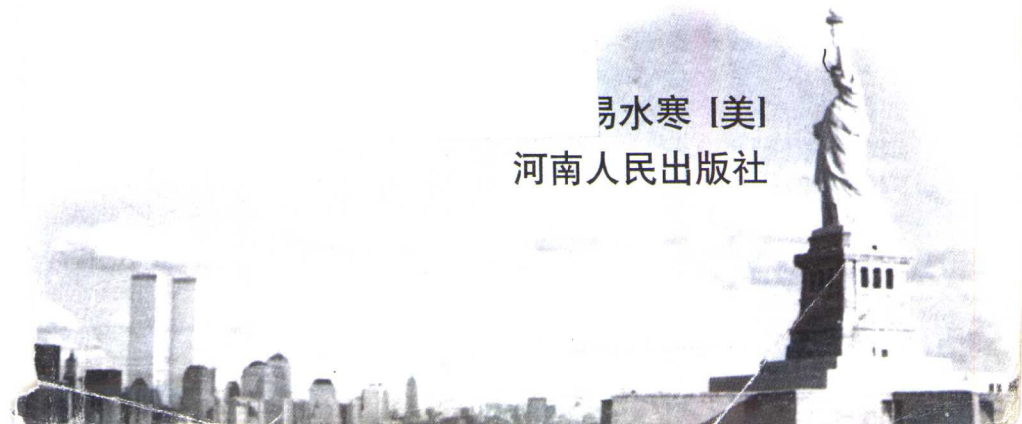
旅美华人作家文丛

易水寒 [美]
河南人民出版社

梦断赌城

易水寒 [美]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赌城/易水寒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9

(旅美华人作家文丛)

ISBN 7-215-04399-1

I. 梦… II. 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13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46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0

定价 18.00 元

易水寒，原名易楚奇，男，生于1939年，湖南湘乡人。在国内曾做过记者、编辑，任过剧团编剧。1988年旅居美国，当过公司职员、银行顾问，现经商，同时任《天下华人》杂志社副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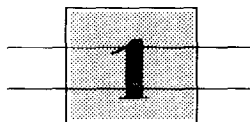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

大西洋赌城，金钱编织成的美的梦境，一位纯情的中国女子，偶然闯进了这个误区，演出了一幕惨烈的人生。

格林威治村的苏荷，令全世界艺坛高手神往的殿堂，走进去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幻境，成功的又有几人？一双无形的金钱的手，把一位默默无闻的穷画家推上了顶峰。

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大舞台上，尽展了人性的善恶与才情。名利的追逐，情仇恩怨，电光血火，撞击出一幕发人深省的人世间活剧。

KATE 1/28



一辆凯帝拉克旅行轿车在宾夕法尼亚通往新泽西大西洋赌城的高速公路上飞驰。

开车的是一位中年黑人，他的皮肤倒有几分接近黄褐色，不是那种浑身如碳的纯种黑人。他脸部线条分明，粗犷，下颚突出，嘴唇很厚。说话时，一排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使人印象深刻。眉毛粗而黑，长长的几乎要连在一起，眼睛微微上挑，被浓浓的眉毛覆盖着，显得机警而有神。肩宽胸厚，肌肉似乎要从T恤里拱出来，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说西班牙语的白人和南美一带黑人的混血儿。

他叫哈利斯，在迈阿密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又是一位业余拳击家，佛罗里达州赛车俱乐部的成员。

他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搁在窗沿，嘴里轻轻地吹着《我为你疯狂》的曲子，肩膀随着节奏一上一下地摆动。他的情绪好极了。

由美国最南部的迈阿密直到纽约的95号高速公路，宽阔平坦。这条贯穿美国南北的交通干线全长两千多英里，一直通到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从迈阿密到纽约一段，按每小时60英里计

算,至少也要跑二十三四个小时。要是他一个人,或者有什么急事的话,他是一天一夜就可以赶到的。同车子打交道是他的爱好,在他将近40个年头的生活中,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在车上滚过的。

这一次,他却开了三天,因为上面坐着一个刚出院不久的女人。

过了维吉尼亚州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两旁浓密的树木的色彩,也跟着凯帝拉克的由南往北,由一片醉人的翠绿而慢慢地变得深红浅紫起来。大自然是一个神奇的主宰,只有这些一天之内跨越千里的旅游者,才会领略这景观变化的韵致。林带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农场,大果园。秋收已过,偶尔可以看见一两个通红的苹果孤零零地被遗落在枝头,田野上除了一大片连绵不断的褐黑与土黄外就一无所有了。有时,会有绒毯一样的小片草场改变一下开车人的视觉神经,可以见到三三五五的马和乳牛,优闲地在山坡上漫步,低头吃草,但一过康州,美国南部那种一望无际的绿的气概就看不到了。

哈利斯不时从后视镜里瞥一眼端坐在后排的狄尼莎,努力把车开得平稳。

她微闭着的双眼藏在墨镜后面,表情严肃,静静地沉思着。她穿着得体,自然。乌青的长发瀑布似地披在肩头,透出水一样的亮光。胸花是一枝腊梅,点点碎花含苞欲开,那是一颗原本色的钻石镶成的,随着身子的晃动一闪一闪地耀人眼目,显得雍容华贵,风姿绰约。

雪红的晚霞渐渐地暗了下来,由最亮处的橙红深红慢慢地变成紫红黑红。但那火焰似的红在阴云四合的围困中,昂然射出一道道强劲的光焰,穿过云层,刺破黑暗,似乎要杀出一条血路,顽强地奔突而出。整个天空在灰与黑的肆意张扬下,在天边展现出一派红与黑,光与暗惨烈地拼搏与厮杀。近处的树木,就像一群群无

奈的看客，蜷缩在一片灰暗的暮色里，阴阴郁郁，在黑暗将至的恐惧里，抖抖索索，透出一片严冬将至的寒意。

这次纽约之行开始于前月之前，那是狄尼莎从医院出院后的第三天。

他们躺在迈阿密海滩上，柔软的细沙埋着大半个身子，一把蓝色的大遮阳伞斜斜地遮住太阳。

“我要去一次纽约，哈利斯，你能陪我去吗？”狄尼莎对躺在旁边的男人说，他浑身的肌肉在阳光下发出黑油油的光彩。

“你刚出院，医生说你还需要休息，需要南部的阳光空气。纽约的冬天对你来说，太冷了。”

这个话题，他们谈过好几次了，哈利斯当然知道她要去干什么。去纽约对于他来说，就像去超级市场买点什么一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何况，还有那么重要的事要做呢。可对于她来说就不同了。

哈利斯很想站起来去冲冲浪。何塞和卡洛斯踏着冲浪板，在汽艇的牵引下，正在他们前面不远的浪花上飞驰而过。他们举起一只手，挥动着，快乐地向他做鬼脸。

“我已经完全好了。”她说。

“……”他侧过头来，看着她。

“我们一定要在下星期五上午赶到那里。”她认真而严肃地说。

“你是说那笔款子？你不是说过了圣诞节以后吗？”

“情况有了变化，我们不能等了。你还记得那位叫威尔荪·约翰的先生吗？”

哈利斯睁大了眼睛，这位鼎鼎大名的赌王谁不知道呢？这位来无影去无踪，活跃在世界各地赌场的神秘人物的行动，与狄尼莎计划的这次行动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只有哈利斯理解她这句话背后的意义。

“你认为我们要同他合作？”他犹豫地问。

“不，没有必要。动身以前，请你从银行保险柜里把那份 W 公司和 M 公司的秘密文件副本取出来。”

这时，两个穿泳衣的女子从他们身边跑过去，狄尼莎看了她们一眼。

“他们早就把正本毁了，我估计。”哈利斯仰头望着明净的天空，努力回忆着什么，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那没有关系，联邦调查局早就记录在案，只是一时没有找到证据罢了。”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适当的时机把它抛出去……”

“正是如此。哈利斯，听说希尔最近回到了迈阿密度假，你见过他了？”

狄尼莎显得异常兴奋，这与以往她那种无缘无故的沉默和忧郁大不相同。

“我们昨天还在一起练拳。他明天回大西洋城。”

“你不认为我们要同他谈谈？”

哈利斯眼睛一亮，笑了起来，意味深长地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珠黑得发亮，此刻，却不是温柔，而有一股逼人的寒光。

“我已经同他谈过了。”

“是吗？他怎么说？”狄尼莎的目光盯在他的脸上。

“他同意了，傻瓜也会同意的。”

“可是，我们可不能同一位傻瓜打交道。你认为他行吗？”

“当然，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在我的印象里，那家伙倒是很会讨女人喜欢，你认为他决不会误事？”她半是嘲弄地笑了一声。

“他的本事就是看起来没有本事。许多人认为他除了会讨女人的欢心以外，他是个十足的傻蛋，用你们中国话说，这叫大智若

愚。有时，就连最精明的骗子也会上他的当。”

“真的吗？”狄尼莎被他说笑了。

“钱已经给他了，出国的护照，签证，甚至机票，我都作了安排。”哈利斯站起身来，用毛巾拍打着身上的细沙，准备跳进海水里去洗一洗。

“这样我们在事情办完之后，可以在那里多呆一段日子，回来过圣诞。”

“好主意。走吧，我们该回去了。”说着，他伸出手，把她拉了起来，两人朝海水里走去。

傍晚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使她红扑扑的双颊，鼻子和嘴显得很生动，原来那种苍白的病态，那种忧郁的气质不见了。

身边一群光屁股的孩子绕着他的身子追跑，用一种塑料水枪互相射击，并利用她的身体作掩护。她似乎感到了一种童性的复苏，也跟着身边的孩子追跑起来。

“你认为姑妈会同意你去？”哈利斯一边呵斥着他们，一边追了上去。

“同意。”她站住了，喘着粗气。“本来她还准备陪我一起去呢。她说在纽约她有许多老朋友，她可以借此机会去见见他们。可后来她又改变了主意，她说她不喜欢纽约的冬天。再说，这种事她不去好一些。”

简尼尔太太是哈利斯的姑妈，住在迈阿密海滨一座十分宽大而且豪华的别墅里。她没有儿女，她的老伴是一位60年代美国中量级拳王，前些年去世了。留下简太太守着这一栋豪宅和一大笔可观的遗产。五年以前，哈利斯在密西西比河一条赌轮上认识靳娜以后，非常敬重她，同情她的命运，也爱慕她的美，就把她带到了迈阿密，介绍给了姑妈。简太太一见面就喜欢上了这位不幸的中

国姑娘,认她做了养女。

简尼尔太太能歌善舞,早年还在好莱坞做过节目主持人,在纽约的百老汇演过歌舞剧。不过,现在已经发胖了,但是身体健壮,又天性乐观。在迈阿密,简太太的家可以说是当地艺术体育和新闻界名人汇集的沙龙。几乎每个周末,这里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派对,就连全美各地去迈阿密度假的歌星舞星,也都喜欢去那儿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希尔也是这里的常客,只要他一回到迈阿密,他就不请自来了。简太太常常同别人开玩笑说,他是她的儿子。这位天生风趣漂亮的小伙子是他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狄尼莎也非常喜欢他,他满肚子的见闻和笑话,给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带来了欢乐。

狄尼莎在这里也结识了不少艺术界和各方面的名流。她同他们从不谈自己的过去,简太太也常常提醒她的客人们注意这一点。

她同简太太朝夕相处,就像母女一样亲密。应该说,狄尼莎身体和精神的康复,一半是医院的治疗,一半是简尼尔太太的精心照顾。

“请把车窗关上,哈利斯。”她说,声音很柔和。

“对不起,你冷吗?”哈利斯用手按了一下自动开关,窗玻璃升了上去。

“谢谢。为什么不听听音乐?”她同他说英语,有时,他[她]们也用西班牙语交谈。几年时间,她跟简太太学习西班牙语,说得非常标准。

轻柔的四重奏飘了起来,凯帝拉克仿佛也轻轻地在水面上飘浮似的。离大西洋赌城已经不远了,路面平坦而光滑。

哈利斯是那种世界公民一类的人物。他有一种特别的语言天才,能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又是一位业余拳击家和高尔夫高

手。至于赌博，他虽然不能同威尔逊、川普、西米这样的赌博专家相媲美，却也是一位高手。

哈利斯厌恶名望，他讲究的是现实，是今天。他有一句口头禅“今天是属于你的，明天掌握在上帝手上”。他的生活哲学更实际，他看重的是成功，是赢，是在这个基石上的生活的快乐。他可以大把赢钱，也可以大把花钱。他是今天美国和欧洲那些花花公子们的典型人物。

这位外表英俊，风度翩翩的中年黑白混血儿，可以说是集合了黑白两个人种的长处，体现了生物杂交的自然优势。在他身上，那种男性美的主要特色是粗壮，高大，浓眉大眼，须发粗豪，就连胸部腿部的体毛，也因为浓黑而显出雄性的健美。他之所以区别那种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的人，是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使他一开始就生活在上流社会，而他的语言优势，又使他不仅在中南美洲有很大的社交圈子，在非洲、在澳洲和欧洲，他也有广泛的交际往来。这种往来有时是生意上的，有时则是纯粹游乐的。他在这种场合的角色定位，常常叫人摸不着头脑。有时，他是一个神出鬼没的豪赌客，有时又是一个做大宗石油橡胶生意的大商人，而有时，他只是一个游客，一个一掷千金的花花公子。

而现在，他扮演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贵妇人的保镖。

他同狄尼莎的相识是一个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生活的例外，是一种偶然的缘分。他们是在游弋于圣路易斯密西西比河的一条豪华赌轮上认识的。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也是靳娜被人们认为精神失常，从纽约出走后不久。

在那条赌轮的三楼豪赌室里，这位对女人的美色有一种特殊

敏感的男人一眼就发现了她。一位中国女人独自出现在这种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寻的谜:她从哪里来?为什么一个人?是来玩还是为了赢钱?为什么看上去她那么忧郁?至少是不快活,在整个游轮上她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她却又那么美,似乎很有钱,显得那么高贵。这些,无一不引起他的好奇和兴趣。

他走近她的赌台。她正在玩二十一点,下手还坐着一位秃顶的老头。

“可以吗?”他像一个真正的赌徒一样随意地问,又显得彬彬有礼。

她没有理会他,高傲得只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请便。”她说,声音又冷又硬。

靳娜是完全无意,带几分好奇上了这条赌轮的,刚刚从生活的第一次惨痛中走出来,感情的创口没有愈合。她不知道应该上哪里去?她只知道,她要避开所有熟悉她的人,离开纽约,至于去哪里?干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总之,她除了暂时还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之外,一切都无所谓了。如果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赌博的话,那就赌吧。何况,她在这方面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天真无知的女学生和芭蕾舞演员了。她的两年赌场经验让她了解赌的各种门类和种种奥秘。现在,她正以一种超然的心态,用金钱游戏的刺激来分散她的精神痛苦。

她要把这一切全都忘记,从脑子里铲去,让以往的死去,像一场恶梦,她不能再在那痴梦里自欺欺人。

如果说,她的过去曾经是一团火,那么,现在,她要成为一块冰。

火的燃烧多么辉煌,多么璀璨,但熄灭是死亡,也是痛苦。它的辉煌和璀璨是短暂的。而冰多么好,化解了是流畅的水,流到小溪有清脆的歌唱,流进大海掀起怒吼的波涛。

那生命是一个永恒。

她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一种什么生活观念，总之，她要告别昨天。现在，她就像冰一样嘲弄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这位男人。

她下注比上一注小，熟谙赌博的人都知道，你的旁边加进一个人，等于把原来的牌序全部打乱。一个刚才手气很好的人，有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反之，也是一样。靳娜属于哪一种情况？她需要看看牌序是怎么变化的。

“谢谢。”他说。

哈利斯感到了她的冷漠与傲慢，他不再说什么了。女人一开始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尤其是那些名门闺秀和经历过生活和爱情冲击的年轻女人。哈利斯虽然也是寻花问柳的高手，但却是那种极讲究品味与格调的活跃在上流社会的人物，即便是同好莱坞那些二三流漂亮女妞厮混，他也不过是同她们逢场作戏罢了。此刻，他似乎感到受到了轻蔑，他想，我并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啊。于是，他装出一副专心赌博的样子下注了。

他把一叠赌码推到前面的时候，发牌员疑惑地看着他说：“先生，你超过了。”

哈利斯抬头看了一眼，从赌码中扒回来一半，问：“怎么样？小姐。”

发牌小姐点了点头。

靳娜非常清楚，在赌场上，那些挥金如土的花花公子，常常以这种方法引起他们打算进攻的猎物的注意。她压根儿就瞧不起他们，她瞥了一眼，嘴角抿出一丝嘲讽的微笑。那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当下手手气正好的时候，旁人的中途加入，如果不是赌场的黑手，就是完全不懂规矩。

“对不起，小姐，我们要不要换换位置？”哈利斯嘴唇往上收缩

了一下，露出一种超然的冷笑。

“不必啦。我对于位置无所谓。”她淡然地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没有兴趣和陌生人交谈的表示，她的眼睛没有离开面前的牌。

哈利斯坐了下来。他再一次侧头看了一眼。他看见的是一副清瘦而忧郁的脸，与这种神情极不相称的年龄。还有那种埋在庄重与冷漠后面的绝顶的美艳。中国人爱赌，虽然也包括了女人，但是，在这种只有豪赌客才敢出入的地方，一个像她这样的人，就太不可思议了。

哈利斯下注很大，他装出一副专心的样子。不过他一点也没有那种赢了就喜形于色，输了就遗憾的表情。他从不在下注的时候犹疑和停顿，也不计数，只是把赌码收回来和推出去。

靳娜明显地感到，他有意识地出下家需要的牌。有时就连发牌员也感到不可思议，几次在他这样“放水”的时候，发牌员的手就稍稍地在他面前停那么三五秒，并且望着他：那眼神似乎在说，“怎么，你就不要了吗？”然而，他都不为所动，脸上一副冷漠的表情。靳娜知道，他在表示一种合作的暗示。他的判断在外人看来是毫无道理的，而他却给下手制造了机会。尤其是造成的赌家双赢而庄家输的局面时，他会飘过来一个配合默契的眼神，但决不过分。正如同篮球比赛中，助攻和上篮之间一个巧妙传递，而闪过了防守者堵截。那种愉快不是分数的、物质的而是精神的。那比一般情况下的增加两分的感觉大不相同。

靳娜赢了很多，而且，她看出来，他不单不是生手，而是赌技绝不在自己之下的老将。正如一位好的助攻者，他把好多可以独自得得分的机会，让给了自己，而获得的既有检验自己判断是否正确，又有一种同自己的合作者配合无间的精神快感。

密西西比河上的赌轮从圣路易斯市出发，可以直通上游的杰夫森市，来回四天，也有一种是只在圣路易斯市附近几十里江面游

弋的,时间就只有一天一夜。两种游轮都可称得上游动的豪华五星级酒店,应有尽有。买一张票上了游轮,吃喝玩乐,就不再花一分钱了,一切全部免费,当然你得准备赌资。对于那些老主顾,豪赌客,赌轮上还有格外的优惠。几乎每个季度,他们都会把价值千元的免费优待票送到你手里来。

靳娜是一时无处可去而偶然上来的。上船以后,她是怀着一种好奇和试着赢回船资的心理,才进了三楼赌舱的。她感到惊奇的是,这里比大西洋赌场一点也不逊色,甚至还要舒适。尤其是当你感到困乏的时候,抬头望去,窗外的景色就闯进了你的眼帘,你可以停一下手,放眼两岸游动的图画,调整一下你的情绪。你在这里永远不会寂寞,那怕你是独自一人,在游轮上,你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一切,吃的当然不在话下,那玩的就更多了。就是独自在甲板上喝一杯饮料,欣赏密西西比河上的夜景,也是一种绝美的享受。

靳娜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出赌舱,上了二楼甲板。她感到舒服极了。密西西比河美丽的夜景,和迎面而来湿润而凉爽的晚风,吹得她周身的细胞似乎都张开了心肺,大口地呼吸。

甲板上已经坐满了游客,靳娜好不容易才找了一个座位。她要了一份饮料和一些可口的点心,独自品尝起来。

月亮淡幽幽的清辉,洒在宽阔的江面上,闪着一片片鱼鳞似的光影。远处江岸上闪烁的灯火,辉映着岸边的高楼、民舍以及树林,倒映在水底,明灭摇荡。尤其是当游轮驶近圣路易斯市码头的时候,码头上空那座横跨密西西比河像长虹一样的大型拱桥,更显出无比的高大和雄壮。据说,这是为了纪念早期进入西部的开发者的。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座最高最大的拱门了。船从这巨大的拱门下经过,在夜色中,仿佛进入了一个久远的童话世界。

靳娜仰着头,眺望着这月光下的拱门,不由得伤感起来。她想

起了她的故乡南京,想起了那条同样美丽的长江。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此刻,她多么孤单,在这个世界上,她再也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母亲,她惟一的亲人也离她而去了。妈妈是因为思念女儿,经受不了长年分离的痛苦而死的。她还那么年轻,她后悔,自己根本就不应该出国,那是为了什么呢?而她的许多同学,有的成了著名的舞蹈家,有的成了教授,成了艺术家。而自己呢,成了流浪者,一个无可救药的赌徒。想到这里,她不由地苦笑了。生活竟是如此无情地作弄人。

对岸灯火明灭,远处传来一阵阵似有若无的管弦乐优美的低音。她靠在船舷边,眼里不禁涌出了泪花,眼前出现了江天啸那副冷冰冰的面孔,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风雨之夜,又清晰地浮现在面前。她想起了那些无法忘怀的美好的日子,还有那幅画,如今,这一切全都像一场梦,像这水里的幻影,像那天边的浮云,慢慢地随着游轮的移动而渐渐地消失了。

就这样,她坐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他们在甲板上又相遇了。

“早上好,很高兴又遇到你。”哈利斯向她问好,说着走了过来,向靳娜伸出了手。

“我叫哈利斯。”他说。

“我叫狄尼莎。”靳娜说。

“哦,这名字真美,这是中国人的名字吗?”

“这里是美国。”狄尼莎说。

“你好像是第一次来这里?”哈利斯对她的反应很惊异,不过,他觉得,她的态度比昨天的冷漠有了明显的好转。

“这么说,你是经常来玩了。”狄尼莎摘下了眼镜。

一位女侍者迎了上来,把他们领到一张两人的桌子旁。